

湘人手札

□□ 曾左彭胡书信珍迹

朱建纲 编





朱建纲 编

湖上先生札

□ □

曾左彭胡书信珍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人手札：曾左彭胡书信珍迹. 彭玉麟卷/朱建纲编.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404-5917-8

I. ①湘… II. ①朱… III. ①彭玉麟(1817~1890)—书信集 IV. ①K8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2587号

湘人手札——曾左彭胡书信珍迹(彭玉麟卷)

朱建纲 编

出版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欧阳强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五〇八号 邮编：四一〇〇一四)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二〇一三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8 总印张：80.25 本册印张：10.5

ISBN 978-7-5404-5917-8

四册一函定价：580.00元

本社邮购电话：〇七三一—八五九八三〇一五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前言

有清一代，湘人輩出。將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的書信手稿結集出版，既是研究和欣賞他們為人為臣為武為文豐富人生的一個嘗試，也是展示和研究厚重久遠湖湘文化的一個角度，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背景下，抑或是有些價值的。

這個集子不是他們書信手稿的全部。時代久遠，資料散落，編者竭盡全力而不能得其全，顯然是留下遺憾了。呈現在大家面前的手稿，多數完整清晰。部分或殘破或污損的，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做了一些整修。

為了更好地了解『四大名臣』，編者寫了四篇小傳，分列各冊之首。在依例陳述生平事迹之外，就其書法造詣還有些許着墨。讀者諸君若能在人、文、字的三維空間獲得一些清晰的影像，編者的努力就有價值了。

編者 二〇一二年春

彭玉麟

彭玉麟（一八一七—一八九〇），字雪琴，號退省庵主人，吟香外史，祖籍衡陽縣，生于安徽省安慶府，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書畫家。清末水師統帥，湘軍首領，人稱雪帥，是湘軍水師創建者、中國近代海軍奠基人。彭玉麟同時代人、曾任翰林院編修的著名學者俞樾稱其為『咸豐、同治以來諸勛臣中始終厭服人心，無賢不肖交口稱之，而無毫發遺憾者』的唯一一人，評價之高，足見彭玉麟名聲之重。

一

彭玉麟于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一八一七年一月三十日）出生于安徽省安慶府懷寧縣三橋鎮（今安慶市三橋鎮）。其父彭鳴九，時任三橋巡檢，性剛直，疾諂佞，廉介明幹。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彭玉麟隨父回籍。次年，因親族橫暴欺奪，其父憂憤成疾，含恨去世。彭玉麟隨即奉母避居衡州（今衡陽），就學石鼓書院。艱難的家世與窘迫的遭遇，使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養成了不怕吃苦和耿直廉潔、嫉惡如仇的性格。後來，他為知府陳壇賞識，入署讀書，補附學生員，被『目為國士』，『聞名郡縣』。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曾國藩治軍衡州，創辦水師。彭玉麟經曾邀勸，『墨經從戎』，加入湘軍。不久他與楊載福佐治水師，制訂船制營制章程，任營官。次年初，隨湘軍出師，與太平軍作戰，克湘潭、戰岳州（今岳陽市）、攻

武漢，鏖戰田家鎮，屢獲大捷。從此湘軍水師名聲大震，成為太平軍勁敵。彭玉麟也以勇略冠絕湘軍，并與楊載福并稱『彭、楊』。

此後，彭玉麟帥水師先後在湖北、江西、安徽配合湘軍陸師作戰，連克樟樹、臨江、九江、安慶，肅清三省，控制了長江水面。他也以其卓著戰功，從一介書生一路升遷，官至水師提督、兵部侍郎。此時，湘軍水師已經成為湘軍戰勝太平天國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同治三年六月（一八六四年八月），他又率水師配合曾國荃陸師，經過二年多苦戰，終於攻克了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今南京），取得了鎮壓太平天國的勝利。

戰爭結束以後，彭玉麟與曾國藩經數年籌劃，于同治七年創立了長江水師，其後即告病還鄉。同治十一年，因長江水師弊病叢生、軍伍不整，彭玉麟復奉命巡閱，大加整頓，彈劾罷免營哨官一百八十餘人。光緒年間，他又再次奉召每年巡閱長江水師一次，從此長江水師風氣扭轉，復成勁旅。後來長江水師被李鴻章全盤接收，成為北洋水師最主要的力量。

近代中國，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屢起兵端，外患頻繁。在這方面，彭玉麟是一位堅定的抵抗派。他多次上奏，主張江防、海防，以抗擊外來侵略。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爆發，他奉命辦理廣東防務，聞命即行。到任後，他視察前綫，整修要塞，組織民團。他大力支持馮子材抗擊法軍，取得鎮南關大捷。清廷乘勝議和後，他上疏力爭，提出『五可戰，五不可和』的主張，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熱情。

彭玉麟在光緒十四年以衰病交侵獲準開缺回籍，十六年三月病逝于衡陽江東岸寓所。死後他被清廷謚為剛直，并建有專祠。曾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評價他『加官不拜，久騎湖上之驢；奉詔即行，誓翦海中之鰐』，并為他寫

下一首五言長詩：『神州貫長江，其南際漲海。江海幸息浪，砥柱今安在……』。

二

彭玉麟在晚清一向被譽為『奇男子』。出山從軍之始，他即自誓『不要命，不要錢，不要官』。他效命疆場、身經百戰，屢建奇功，清廷曾授予他從知府直到巡撫、總督、兵部尚書的官職，但他六次上疏力辭，概未接受，以至朝內有人彈劾其『抗旨鳴高』。朝廷也在無奈之下，將這些官位先後轉給李鴻章、左宗棠，所以當時民諺有『彭玉麟拼命辭官，李鴻章拼命做官』的說法。他清高廉潔，不苟一文，告退還鄉之日，竟將其二十餘年積存養廉銀二十萬兩全數充公。回籍後，他每次外出，都不坐轎，不帶隨從，穿布衣草鞋，一如野老。

彭玉麟長于計謀，應變有方，作戰勇猛，善馭部衆，在湘軍中素著威望。小孤山之戰，當湘軍水師進攻小孤山時，太平軍『緣岸列炮，丸發如雨』，艦艇若無遮擋，水師官兵不得不思考『避炮子之方』。但試驗了很多方法都不奏效。彭玉麟想出一招『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則避之，不可避者聽之』。他親自率先『植立船頭』，祇說一句：『今日，我死日也。義不令將士獨死，亦不令怯者獨生矣。』于是，他親率湘軍戰船勇往直前，直撲小孤山。太平軍岸炮齊發，湘軍水勇則『出其矯捷之身手，與敏銳之眼光』，能躲則躲，不可躲則成仁，『有俯側避炮者，皆目笑之，以為大耻』。在太平軍的猛烈炮轟下，湘軍死傷雖衆，但仍然『戰兩日破之』。戰爭結束後，彭玉麟十分高興，寫了一首詩：『書生笑率戰船來，江上旌旗耀日開，十萬貔貅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并制為詩箋，分送好友。

彭玉麟身為清朝官員，但未曾統轄過一省一地。用他自己的話是：『自出身從戎以來，與水師相始終。』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中，雖然沒有像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那樣去辦洋務。但他却對此表現了同樣的熱情，尤其是在中法戰爭後，更是積極為之吶喊。中法戰爭前，彭玉麟主張發展軍火工業，建立一支先進的海軍以御敵，認為可以用一些懂洋語和有先進科學知識的學生駕駛福建馬尾廠造的快船，以提高海軍戰鬥力。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毀于馬尾海戰的慘痛教訓，使他看到了洋務派企業的弊端。在此基礎上，他認為一方面要『認真講究吏治、軍政、士氣、民情四大端，以立自強之基』；另一方面要『沿海疆臣在閩、滬、廣東各機器局廠，廣籌經費，拓增船炮，以大自然強之勢為急務』。為提振經濟，他積極主張打破舊有限制，提倡官辦、商辦采礦業并舉。總的來說，他強調洋務運動應『取彼之所長而皆有之，即以彼之利器制彼』。

彭玉麟還以剛直不阿、秉公辦案的品德而著稱。這種品德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畏權勢。彭玉麟對那些『為官視民若魚肉，而吾為刀俎者』的官員『未嘗肯稍事姑息，黜者應黜，誅者應誅』。曾有一位李鴻章的侄子仗勢欺人，常在鄉間『奪人財物妻女』，地方官不敢過問。一次，他巡視長江水師到該地，一位被害鄉民投訴于他，他即秉公辦理，處決了這個橫行鄉裏的霸主，并寫信告知李鴻章說『令侄實壞公家事，想公亦所恨也，吾已為公處置矣。』李鴻章無奈，祇得佯表『謝之』。二是不徇私情。彭玉麟唯一的弟弟『游客秦豫，遭亂二十年』，一八六一年年冬，其弟千裏迢迢趕至安慶與之團聚。二人見面後，『相對哭失聲』，他對其弟『愛護甚篤，與共寢食』。他對抽鴉片者是深惡痛絕的，還規定下屬若有抽鴉片者，『必盡行汰去，決不肯略存姑息之心』，認為『洋人害我，此為烈矣』。可他在知其弟弟抽鴉

片成癮，對此，他深感可恨，令部下『立杖四十斥出之』，并說『不斷烟癮，死不相見』。其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夜瀕死，競絕不更服』。後來經他勉勵，其弟成爲自食其力的人。三是執法如山。一八七七年十月，湖北忠義營總兵譚祖綸誘奸其友張勝清之妻，張訴之于彭。譚祖綸爲達到殺人滅口和長期霸占張妻之目的，派人暗害了張勝清。彭玉麟受理此案時，依法鎮壓了譚祖綸。行刑那天，『觀者數萬人，歡呼稱快。』自此，長江沿岸『聞其名字，肅然相戒』。

三

彭玉麟生于安徽而長于湖南，常『爲湖湘人文所沾被』。既繼承了湖湘學派所創立的『尊奉程朱理學，包容衆家之長，注重經世致用』的傳統學風，也涵納了政治上堅定、思想上堅毅、行動上堅韌的『衡山正氣』。彭玉麟雖以『武』名，但彭玉麟內心，更爲『文』所傾。用他自己的話說，自己祇是一介書生『寒士』。兵事餘暇，彭玉麟喜繪畫作詩，自得其樂，其詩後結集《彭剛直詩集》付梓。他書法精到，據《清史稿》記載，彭玉麟『生平奏牘皆手裁』，且有筆力，『每出皆爲世所傳誦』。

清代畫壇有兩絕，一絕爲鄭板橋的墨竹，另外一絕就是彭玉麟的墨梅。他之所以工于畫『梅』，是源于這位血戰沙場的水師統帥演繹的一段讓人頗爲感慨的『梅姑之戀』：他從小在外婆家長大，與外婆家名叫梅姑的養女青梅竹馬，情投意合。但迫于禮教的壓力，他不得不奉母命另娶他人。後來，在彭母的主持下，梅姑嫁到別家，四年後死于難產，彭玉麟聞訊身心俱裂，哭吟『一生知己是梅花』，并發誓要用餘生畫十萬梅花以紀念他心愛的梅姑。爲此，他畫了四十年，

才完成承諾。在他喪妻後，他也終生未娶。

在擔任長江巡閱使期間，爲方便巡視，彭玉麟把家安在西湖邊上。同時，他把梅姑墓也遷到了這裏，在墓的旁邊蓋了草樓，栽種了百棵梅花。在他辭官隱居期間，一是在湖口的水師昭忠祠旁邊建廳，遍栽梅花，號稱『梅花塢』，即今天石鐘山的著名旅游景點梅花塢；二是在家鄉築『退省庵』，在庵裏吟詩作畫，每成畫一幅，必自題一詩，無一雷同，而句意必有所托，亦必蓋一章曰『傷心人別有懷抱，一生知己是梅花』。

彭玉麟畫中的梅枝大多古拙而蒼勁，其主幹由下而上，濃墨淡寫，寥寥幾筆，傲然有一股雄氣；而畫中能給人以衝擊力的梅花，或含苞，或吐蕊，或綻放，光明暗影、虛實相間，無不生機勃勃。所以有人形容他的畫『老幹繁枝，鱗鱗萬玉，其勁挺處似童鈺』，被稱爲『兵家梅花』。

去世時，他除了所部官兵，便祇有那十萬多幅梅花陪在身旁；除此，既無親戚，又無餘財。彭玉麟的內心世界，我們已無從知曉，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隔着歷史的風塵，他的梅花依然熠熠生輝，正如曾國藩所言『千古兩梅妻，公幾多爲情死；西湖三少保，此獨以功名終』。

目錄

目錄

前言

彭玉麟

彭玉麟致曾國藩

彭玉麟致左宗棠

彭玉麟致胡之鏞

彭玉麟致劉坤一

彭玉麟致劉崐

彭玉麟致李成謀

一

二

一

六

一

二

三七

四三

敬稟

不復函索

其復

夫子交函又十旨奉到初六

五廿四

手諭謝悉 九寺叔已拉接統各營進剿景鎮

矣爾后張王劉當易得手昨接中營任星

元來字于前月廿三起至廿九連日出隊乘水勢

進攻景鎮折毀城浮橋奪獲四板戰船二隻

大破賊舟會合陸師劉軍等并破賊牆數

座城賊舟中營亦有傷亡者此光景陸軍

力厚亦可省克也。連賊自余抵陣，撲之，熱燒牯
牛嶺及下隅坂，米壘毀，不敢踞連城，乃行逃。
龍雅城數十里外，汝而車流，張家離之，賊亦逃。
不知何往，勢澤可為扼，而昔狂日，清兵防
於汝陣，亦有人被此，離心上下不睦，一敗塗
地，不可復振。近日巡警甚多，亦難也。要聞，鄰
往貴州，言李秉堯克石牌，監生姜瀛往三
河尋六世封忠體，遺骸立祠，口請毀，而護
送前往，嗣後王令由麓山送歸，忠骸奉
如示，飭姜瀛不必前往，而惟時該監生已由水
繞果湖往三河，去矣。各從追回，今十五該監生

未明口授稱覓得六叔金副忠骨碎實不
誤言集到三河覓有偽官李起傳授李起傳
稱迪庵修六叔等到三河連破賊營多更乃
李起傳之子李賢明帶鼓心智導兄至大營
見至六叔是以認得因大營被陷賊擒李
脅充偽司帥故得突賊中而于港內得六叔
耕尸淺埋之該監生始信真同與英更起
出界通賊卡至大道投紅單船李德麟鎮
軍要衣冠公服棺木皆李鎮軍代稱必
善若美頗重厚其一切用費皆李鎮
告先代之刻下需極在李鎮營次該監
言除費用去一百七十花鈔外李鎮亦用不少該監
生由人守之因由皖城下通恐為賊搜出不

敢載來必欲苦石礮出大隊至安慶知
紅軍船李鎮派船護送彼此文替昭得露
相耳晚李鎮特道姜瀛先赴上游言明所
以之加定奪請思此多出于兩歧前後孰真
孰假皆莫可辨前次無元此以有言且據
姜瀛所述李起傳覓得遠骸所立以與主
冬逃出者勇所言六叔忠之妻相符
且聞該監生呈李起傳所開船導同家
軍破賊壘日烟相符似乎不識六叔亦
未可知請細盤詰務與生確言動靜又
皆澈謹此以安為人且受李素老深託
慨然據帶貨物並同避難一家老小前往席
口半載以來頗遭艱險而玉三何被賊擒招撫
以受刀傷淹曲數日脫又逃出賊營方行覓

以李起信暗办此事以振士气李起信
船中集事初見其貌以六六封忠信
加五照料周備因于本月初四日有信
言六六封忠信已得釋里此恐不实如李
六六入水窟且好弄姜瀛之安欲办之
姜瀛老小家室二刻並貨物牙大通使
上府請命以候信息今姜瀛進退維谷
特不矜功賞且懇求再四免累未敢作
主特寄跪夫同該監生來核求

夫子定奪作何办法且行

日詢姜瀛一切底得尸緣由據姜瀛言
尚未釘封不曉以何如辨認真何耳以
愚見雖以六六封忠信一具忠骸但不知誰
以耳當以何安置辦理求

訓示並行恭信

愚男伏乞

鈞鑒

受業王麟

謹稟

十五夜



李高中堂姻丈大人閣下正月廿七甫函以張侍
請奏保小捍邊等情一摺事
旨通飭會議具奏又付屬乞
字銜及奏不日早達
鈞覽右旋奉
出巡清江途以手教敬悉程切冀銘銘誅
就誌
枉躬盡勞吉祉康勝達慰鄙懷遙想